

後漢建

205
32
51

第四十六本 列傳
第五十五卷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第五十六卷
王允 著

漢書門				
五	九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下許帶出

內閣文庫				
五	九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番號	漢	5940
冊數	54	(41)
函號	280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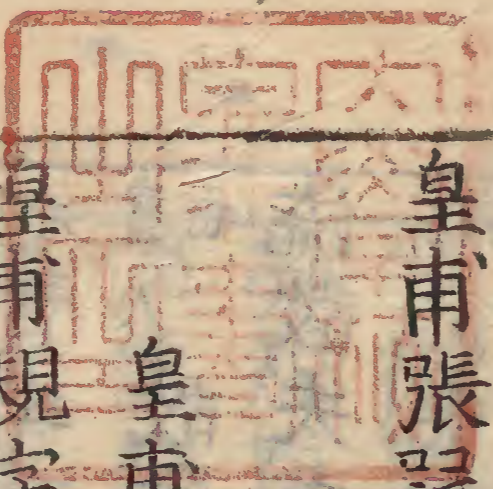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淺草大庫

范擘 後漢書六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



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土計掾其後羌
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
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
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
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
之費且百億計懸猶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
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群爲盜賊青徐荒飢強負
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
緩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

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
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
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
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
出日治兵入日振旅也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
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
營二郡等兩營謂馬賢及趙冲
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
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
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

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
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
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笮之閒梁太
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
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
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畜貨聚
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
客交錯其閒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
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
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褒而而
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
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正
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快如焚魃旱神也太
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
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

黜遣無狀者謂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

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異河南尹不疑處

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

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今日立號雖

尊可也可猶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

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

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

君以此思危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

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

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

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

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

今異等深思得賢之福失入之累又在位素

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

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

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異

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列
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
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
閒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
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
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
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
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
史郭閎留兵不進下
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
障也一曰庫

城也音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
烏古反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充列刺史牽顯之清
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
令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
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無更叛
羌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大
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
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
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

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郡將郡守也鳥鼠山

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鈇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兵孫未

若奉法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

如郡守奉法使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若反

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

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

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

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

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

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

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

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

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

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列界悉

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沉

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

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

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

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

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

不免上疏自頌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

也南爰自西川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

也南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

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攽曰按文幸蒙威

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

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

多少之數月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

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故恥以

片言自及微効然比先事方先事庶免罪悔謂前

輩也前踐列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

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

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

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

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

謗讚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也若臣以

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

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嬪為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

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

先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

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車有五

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車之

日多載珍寶封印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

完金使入權門

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

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

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

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推其年冬徵還拜

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

其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

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

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

屬將作大匠也

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
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
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
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
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
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
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
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

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
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
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
發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
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
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
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
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
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

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劉

案文以爲規賢非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未康

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

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

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

年之中三斷大獄謂下誅梁冀誅鄧萬鄧一除

內嬖無德而寵曰嬖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

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

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

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

馮緄反古本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

膺王暢孔翊繫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鈞黨之釁事起無端鈞別也謂李膺等事也虐賢傷善

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

塞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

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

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

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
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
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怍慙
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
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
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入無懼情故能功成
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

永州晉昌縣東北也○劉放曰注今永州案文永當作凡永州無晉昌也父惇爲

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

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傳

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

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

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

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

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

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免壁唯有二
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
頭爭止之免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
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者丘慈縣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
羌諸豪遂相率與免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
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
感免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鑠
八枚免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鑠音栗金食器各未詳形制也

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酌音力外

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

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免正身

繫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即將時休屠各音各

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引屯赤阮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各

欲亡去免安坐帷中與弟宇講誦自若軍士

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軻屠各渠

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
免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
誅，免以故吏免官，禁錮免與皇甫規友善。免
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
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
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
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
悉殺之。免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
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開幽

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免去其
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
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
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
詎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
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免爲
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列及
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夜，遣度遼行
日烏桓校尉屯上谷。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郡、甯縣故曰二營。

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被羽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訶等摩訶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

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

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日九風者

天之號令所以遺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

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

散與蚯順至為休徵進來為殃各陰氣專用

則疑精為電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

寧社稷或方直不向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

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

歲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

乃雷電以風木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於

畢示不敢臣也

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

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

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天

子深納免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

帝不得自從轉免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

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

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免等皆自囚廷尉

數日乃得出立以二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

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
憚莫不許諾唯吳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
黨罪禁錮歸田里吳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
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吳歸
殺熲將害之吳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
得過別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列郡河南
維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足下仁薦照其
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
白而列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

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
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吳生死所能報
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
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
史記楚發兵伐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
車馬千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
道傍有饑民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
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饗饗滿家臣見
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以
黃金千鎰白璧十誠如言必見譏然猶未能
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

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
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
更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
骨况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
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
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
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
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消人
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
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
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
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
今至矣不出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
必致上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
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燕黨同
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音佗凡人之情究則

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

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將言

為人所吞也企心東望無所復心頰雖剛猛省書

哀之卒不忍也時楚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

或徙免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

十餘萬言免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太丈

丈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

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縑惡卓為入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艾綠綬也以艾也
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塵也通塞
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纏以續綿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奄朝
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
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蚕數
千箔珠襦三匣繒絲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
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
有二十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賜

禮是其其
奢也
儉非王孫武帝時揚王孫死誠其子
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
去其囊以
身親土
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
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
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
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字勤學
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
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
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
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服草書為世
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
相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奕為武
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魚印綬登樓而歌訊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
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
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
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衆封暴

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

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

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

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雖恨毒在

心辭爵謝咎詩云歿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

歿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傳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

段西域都護會宗會宗字子松之從曾孫也

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熲少便習弓馬尚遊

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

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陽陵景帝陵漢

百石所在能政劉歆曰按文單言能政遷

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頰即率所領馳
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
頰頰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
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
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
山琅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
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
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頰漢字
儀曰乃拜為中郎將擊寶舉等大破斬
詒字公孫
華人也

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為列侯賜錢
五十萬除下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
尉會燒當燒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
且反
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
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
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
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
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人豪寇張掖
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

并兵晨奔頽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刃折矢盡虜亦引退頽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凡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頽降劉放曰案燒當一十種不降亦不足記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東道縣頽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金街音階殺略吏民頽排營救之斬

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沉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列頽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頽軍使不得進稽固猶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頽以千數朝廷知頽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頽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

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入廬舍
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頽為護羌
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僂音良逐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
又力救反詣頽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頽將萬餘
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
頽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
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頽兵敗被圍三
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

破之首虜數千人頽遂窮追展轉山公閒自
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散北略武威
閒頽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
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
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
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頽復追擊於鸞鳥大破
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
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
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

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
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先零東
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
輯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
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
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
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
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
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

子野心難以恩納

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

勢窮雖服

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カクテ脅白刃加頸耳計東
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
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
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
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
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
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二千兩
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

億無慮都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

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求初中諸羌反叛

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求初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

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求寧無期臣庶

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

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

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

原州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

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劉攽曰按文鏃非可張未知何字利刃

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

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

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

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

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

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掃滅涉

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

浹白凶醜奔破浹也浹音于牒反謂也連尸積俘

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

魂東觀記曰太右詔云此以慰種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

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

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

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羌

出橋門至走馬上東觀記段頰傳尋聞虜

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

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

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

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

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今甘州張掖

奪其水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

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

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弃

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皆重繭繭足下傷起

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

重繭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也

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
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
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類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
未寧之筭而中即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
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
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訖飾潤
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女六反又言羌一
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東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

廣大不可空靜血流野傷和致災臣伏念
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
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夫
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假手于有命也昔邢
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左傳曰衛大旱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甯代邢之師興而兩也臣
勳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
占天心不爲災傷也占候下察人事和師克

克勝也左傳曰師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

官縣邑更相通屬劉放曰官縣音按文宮

也故官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勃

衄案免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誕辭

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

國徙令居內宜帝時充國擊西羌煎當亂邊

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始服終叛

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故遠識之士以

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

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

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

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見殖殖生也左傳曰為

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

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

滅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制

外淮甫子曰國不可從願卒斯言一以任

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
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
兵勢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
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
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
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
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
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
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

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

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

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

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

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

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

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

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廩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禕等所招降四千人

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部於是東羌悉平凡
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
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
邑萬戶頽行軍仁愛士士疾病者親自瞻省
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
席也言身不自安也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
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
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

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

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并
遷司隸校尉頽曲意官官故得保其富貴遂
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
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
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頽川太
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
尉在位月餘會日食有劾有司舉奏詔收印
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

後漢書卷五十五

類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
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類功靈帝詔類妻子還
本郡初類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
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明儼路儼偶也前書班固

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戎參糾結塵

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規與案策巫過頭凶

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

紆騰突谷靜山空

皇甫規張奐段熲列傳第五十五終王師道校正

陳蕃王允列傳第五十六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六

陳蕃傳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
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
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
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
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

別駕從事

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摠錄衆事

以諫爭不

合投傳而去

也音丁戀反傳謂符

後公府辟舉方

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

樂安太守

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

時李膺為

青列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

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

璆音仇又巨秋反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

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

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

塋隧今入墓道

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

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

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

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

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不欲數以

其易贖故也

贖煉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况乃寢

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汗鬼神乎

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

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

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
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
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
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惟
人其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
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
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
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
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賊弭息矣

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
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
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
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
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徵爲尚書令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
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
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

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
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高祖
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
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
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
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
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
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

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
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
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
可貲計也貲量也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
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
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
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
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
休注云時僖公為齊
桓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
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
必生憂悲之感以致井隔水旱之困夫獄以

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
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劉攽曰
案文令當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
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
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使褒責誅
賞各有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官
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
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
今汝州梁縣西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
也

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
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
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干遊由尚書無
逸篇之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
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
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
待且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
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

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
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
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頻眉之感景公為
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
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刑書奏不納自蕃為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

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
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
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
兼姿劉放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如施刑徒李膺
帝不許中常侍蕪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
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
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

後漢書卷之六

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
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
津南陽太獍張汜等奉事官乘勢犯法二
郡太守劉瓚成瑁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
竟考殺之○劉攽曰案漢魏鞠宦官怨恚有
司承旨遂奏瓚瑁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
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
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蕃與
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瑁超浮等帝

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

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

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

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

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春秋於魯小

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

門譏其奢也故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

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

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

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

位言相帝以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

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

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

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

忠戰五人與異同天啓聖意牧而戮之天下

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

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璿南陽太

守成瓚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

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悞說文曰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

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

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

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

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

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

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

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

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

朝因見之為檄召通通至嘉日通小臣殿
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
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朝陽公
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
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
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宜傳

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
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
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朝聽事自
丞相以下各敷奏其
言簡練清高不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
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

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

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

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已下多

至抵罪劉放曰按文吏當作史太猶以蕃

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高唐縣名
今博州縣

也瓚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

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

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

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
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察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諸生好古或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凡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歷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慈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間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闕欠封此千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文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

後漢書卷五十六

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
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
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
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
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
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
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
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
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
焉制紂罪人其亡也忽又青徐災旱五穀損
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官女積於

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
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昔春秋之
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災眚者天所弃
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天之於漢恨恨
無已恨恨猶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
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
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
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煩
魯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
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帝諱其言切
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

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寶右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

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寶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

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報太傅陳蕃輔弼先

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忠孝之美德冠

本朝寥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問立叩曰夫士亦華髮墮

顛而後可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

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南陽鄉侯印綬即

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

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
是為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
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絮之行竊慕君
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
貴是人之所以欲不以其道得之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
使皇夫振怒災流
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
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竇
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著以田氏
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
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
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
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且夕
在太后側嬈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
交構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
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
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

有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
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
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
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蹶蹶道路誼譁言侯覽
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
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婕妤也附從者升進
忤逆者中傷前書宮內官也登進忤恨者誅傷也王鳳曰稱方
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
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蕪康管霸並伏

其事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
縱ホニスル左右元惡太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
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
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
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
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
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
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
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逐猶

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官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上云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入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騶士也蹋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徒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

人陳留朱震時為鉅鉅縣屬令鉅縣屬聞而弃官哭

之收葬蓋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劉放曰按誓死不

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

逸官至曹相震字伯厚初為列從事奏濟陰

太守單匡減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

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

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

抗論俗而驅馳峻阨之中與刑人腐吏同
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終取滅亡
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也
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
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
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遠乎及遭
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
望之業矣慄慄有風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
以篤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

之力也

王允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

祁今并州縣也

世仕州郡

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

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史記曰田單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壯盛之時

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

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

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

帝震怒徵太守劉瓚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

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
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
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
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
弃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
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列刺史辟荀
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
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

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
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
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
忿怨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
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
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乃遣客
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
量幸為深計深計謂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
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

於君當伏下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未死乎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
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
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
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
無己不責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
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
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罰大重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晉悼宥
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揚于亂行於
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

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
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寡人有身不
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允以特
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列境澄清方欲
列其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
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
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書奏得以減死
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
至明年乃得解是時宦者橫暴睡眦觸死

睡音五解反毗音士解反前書曰原允懼不

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轉側猶也及

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

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

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

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

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

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

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

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

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

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

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

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

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

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

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

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

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入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曰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

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生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

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之温潤
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
甚附之董阜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
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
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劉
今若一旦且解兵關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
案文多關東二字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
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
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

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
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
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
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
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
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
戶邊鑊中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
天子制也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

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
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
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
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
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
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
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
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
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與兵共討君側惡

入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少從
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
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
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
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
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葬戩音翦
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
太守考察郡中スルニ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
二千石皆掠考収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

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賤如鐘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吊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徒所以獲

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揚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悚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

史

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為相國

後漢書五十二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
卓而引其權伺其閒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
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而終不以猜
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
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閒不為狙詐及其
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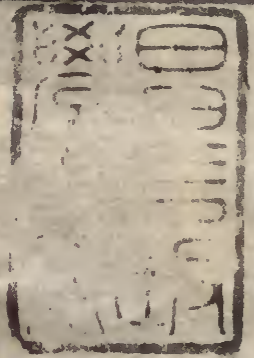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網入謀雖緝幽運未

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觀殄瘁

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

亡邦國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功全
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為
為拙也

陳蕃王允列傳第五十六



王師道校正

